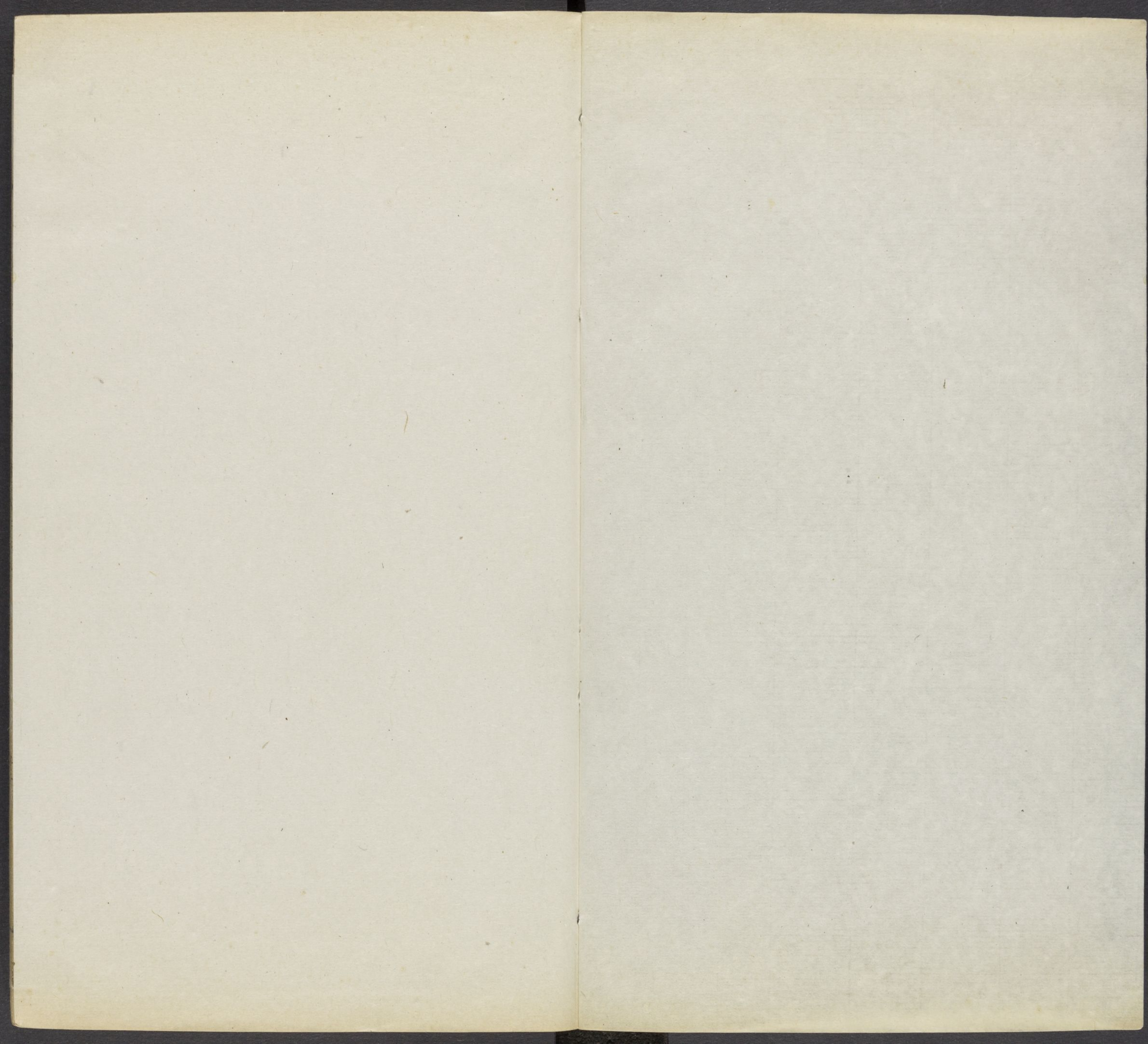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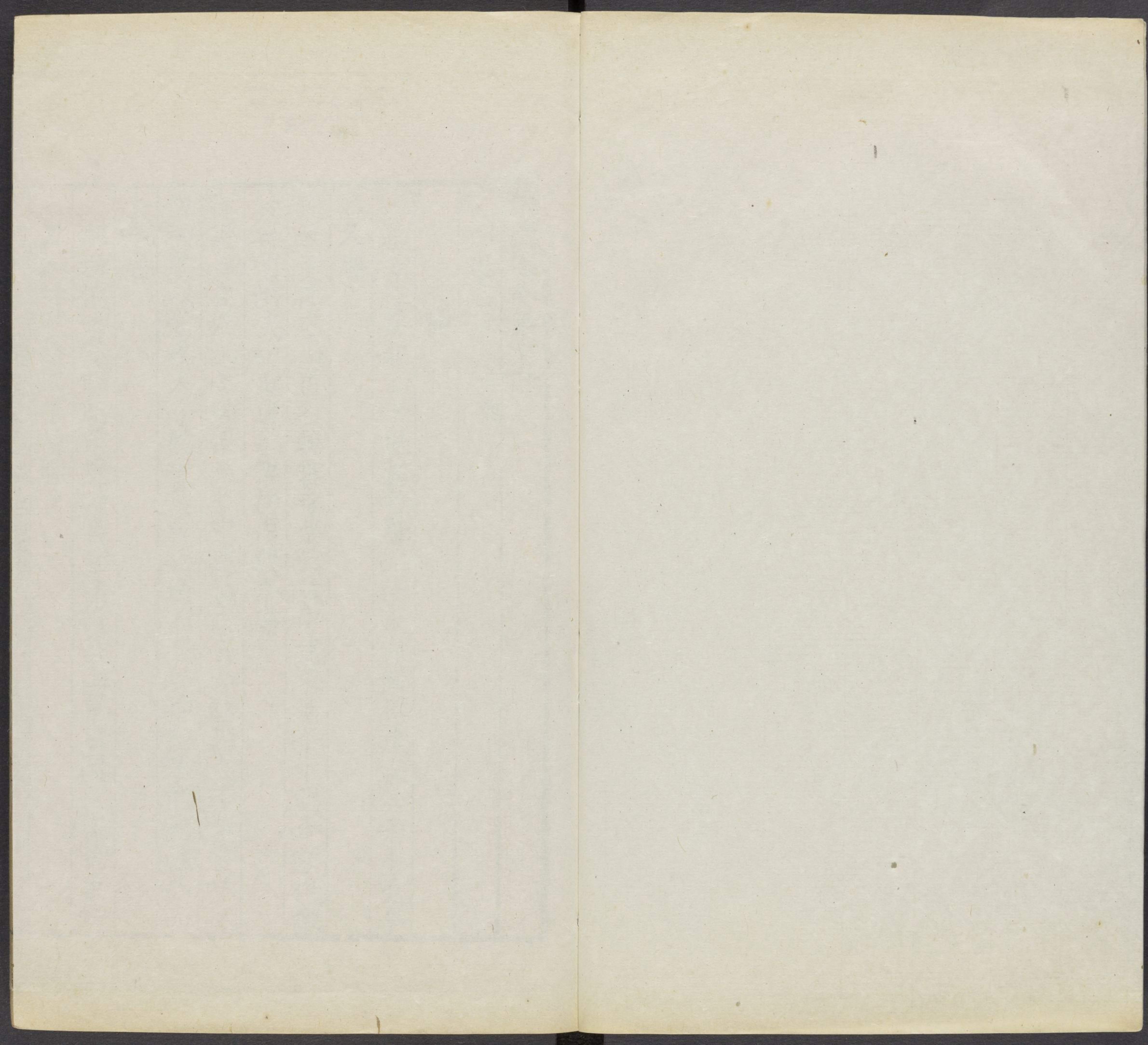


T 3205/2524.81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2 1940

儀徵志卷第十五

祠祀志下

寺觀

寺觀

禪惠寺在縣北二十里舊名鼉潭漢太守陳登建宋治平中更今名久廢

梵天寺在方山舊名興雲寺梁天監中建宋治平中賜今額後燬於兵明洪武初重建永樂初復興今廢

禪證寺在橫山之陽梁天監中建舊志云即昭明太子讀書堂也僧神堅以堂為太子院後黃巢兵過以刃加神堅不能動臚拜而去今廢

如滂懷古詩昭明曾置讀書堂後倚黃山翠石岡巨盜黃巢鋒刃刺神堅終不下僧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天寧萬壽禪寺在縣治東南澄江橋西舊志云唐景龍三年泗州僧建塔以鎮白沙創永和菴於塔後宋崇寧中僧道堅復建賜名報恩光孝禪寺政和中改天寧禪寺後有楞伽菴蘇子瞻嘗於此寫經紹興中更今名其後經亂寺塔俱燬明洪武初僧法剛復建永樂初僧知韶繼葺僧道常增建殿堂塔廊嘉靖四十四年塔焚僧法成法晟重建 國朝順治十二年重修康熙二十三年塔又焚二十七年重建五十六年程志伐重建佛殿

廖道南登塔詩寶鏡開名勝招提隱化城迴欄飛白日複蹬走元英二水浮沙渺三茅鶴洞明參差萬樓閣天外落鯨聲 陳沂詩我昔真州寺裏遊曾登鴈塔凌高頭上瞻西北星辰滿下俯東南江漢流一從駕鶴瀛州去縹緲飛樓十年住回見紅塵隔綵霞至今猶記題詩處 戴桐詩丹峰千尺插青天此日招

攜歷絕巔面面翬飛開日月重重碑兀鎖雲烟南來王氣金陵滿東下長江碧漢連披豁翛然塵慮滌恍疑身在斗牛邊

資福寺舊在縣治東宋大中祥符元年建明萬厯中以寺易學今寺即舊學也康熙五十二年邑人汪蕃李懷陽重建

景暘資福寺詩江城入長夜物色碧空同漢靜浮蘭槩林深曙綺櫳燕歸僧舍雨幡動石壇風久住慚元度相依有遠公 蔣山卿詩城東古寺湖水中淒其秋色更多風歌吟五夜不知倦離別十年今始同月裏鴈來毛盡白霜前楓下葉俱紅新懷舊興慚諸子刻燭焚香有遠公

崇因永慶寺在北山上宋靖康初吳敏請為功德院敏墓亦在焉後徙於城內元大德間僧和徙還故地明洪武初僧範真重建今俗稱北山寺

元余廷俊記略曰崇因永慶禪寺宋丞相吳敏元中靖康間所創真歇了弟子通師有高行遂延爲開山祖寺以之重後以邊兵倣擾徙於州之翼城大德間徙寺仍舊至順中湘潭居士應君道海輸緡錢二萬五千新其殿殿成居士物故殯於寺東盤山菴側至正間其子發貴攜家上冢捐錢一萬五千緡以飾佛像萬菴松安徽言刻石以昭示永極惟宋欽宗初政厲精求治每夕露香禱於天曰願興復政事褒進賢良以匡救天下惟時敏請褒贈范仲淹司馬光張商英復論薦李綱蓋以惇布京黼釀成靖康之禍顧一木不足以支大厦之傾正言程瑀指敏爲昏懦御史余應求以敏詳審而失之怯致不能扶顛持危然於其褒薦則有足稱焉宋制位兩府者得以已貲創建寺宅或請寺以奉其祠事是足知當日禮貌大臣也宋亡久矣陵寢漫不可究而敏得茲寺以永其祠而保其冢墓餘二百年者徒以當時之澤所沾漑爾廢興相尋徙置無恒微居士末由克復舊觀之美微居士之子若孫則殿之像設曷克完具吁若應氏之祖子孫者爲能世濟其美者矣

宋王令北山寺詩上人合動山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約屐操筇那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動預想分題雪屋寒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霜鬢與君看 明倪霖遊北山寺詩度竹穿雲到水湄郊園風物儘宜詩霏霏空翠沾衣濕點點苔青進屐遲僧住却當山好處客來正及雨晴時酒酣剩欲留吾偈問着禪機總不知 魏衛北山懷古詩序云寺門有石碑仆草間首行有北山數字餘盡磨滅寺後昔有池深莫測相傳爲龍湫今則一窪矣西南又有白蓮泡花開時香遍北郊人謂之

香國今已堙

地藏寺在新城鎮河北宋建炎間僧肇淮海初建明洪武間中郎大龍興寺僧善世文彬令其徒重建天啓間中書汪鑣重修國朝順治初攝操江李棲鳳復修康熙五十年邑人李懷陽重建呂夔憩地藏寺詩郭外停橈問上方水清通徑入青蒼翻林日出秋蟬咽近剎風生晚芰香論梵擬因公事了煮茶真遣老僧忙清江浩渺鄉山隔極目清明思欲狂 蔣山卿過地藏寺詩野寺荒涼客倦登水烟山靄暮層層月明猶記留禪榻日落空憐見佛燈院裏棲松無老鶴門前掃葉有閒僧所嗟幻界今如此人世茫茫那可憑

法雲寺舊在胥浦橋西即唐之慶雲寺宋元豐間僧秀鐵面重建秀鐵面者黃山谷法雲旌銘所謂秀公禪師第一祖是也治平中改今名紹興間遷城西元元貞間移於州前街兵火弗存明洪武間僧永滿遷於城南二里法雲街嘉靖初巡鹽御史雷應龍撤毀之後寺僧仍建於城西康熙五年邢有亮辟地重建

宋六合令括蒼龔槐記曰予曩時得官六合六合真之屬邑也詣府受約束館法雲禪寺寺首義明謹敏有材又不以私行之予心嘉焉是寺近逼闐闐結茅爲屋上兩旁風殆不能支問寺興廢之繇曰肇唐景雲中實慶雲并賜田段國朝治平明堂恩易今額同郡被賜者十有三初治儀徵觀之西偏建炎初敵縱火獵無遺迹迺築室於此以安徒衆他日將卜爽塏之區崇成棟宇使像設有奉庶幾不負吾教願得一言以紀事予曰姑成之我無難者後八年過之則殿門堂廡大略畢備地本古鎮規制增新矣出門遠覽前瞻江山却顧岡阜若市而不喧若野而

不陋。真習定之所而行人得以棲託焉。今夫衣冠而學者皆是也。顧宮廟不足以奉聖師。簞盞不足以供時祭。禮廢樂敗。賴天子修明於州縣間。春秋一行之。尚或以爲虧事。黨庠之教寢衰。人倫之叙攸歎。彼浮屠氏之子。迺能談笑而興事。瞬息而成功。佛宮徧於海縣。食祗不勞耕力。衣冠而學者得無愧乎。義明夙得法於定山牧菴尚賢。蓋我先公方外友也。因與之記。紹興己卯秋。

山光寺在縣東南十五里。宋淳祐間僧祖穹創建。明洪武中僧善應重建。後廢。永樂初復興。歲久頽壞。崇禎間移建於分司署址。卒未成。

西方寺舊在縣東二十里。宋淳祐初僧祖義創建。兵亂而廢。明洪武初僧元茂復建。後與山光併地。藏永樂初復之。後沒於江崇

禎間邑人汪鉞於新城鎮東二里建屋六間。仍以西方名之。

隆覺寺在縣東三十里樸樹灣。運河北。宋淳祐間僧大憲建。後廢於元季之亂。明洪武間僧德全重建。景泰初修之。都御史張楷撰記。康熙五十六年邑人王復衡重修。

廣化寺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宋建炎初僧妙通創建。廢於兵火。明洪武初僧德雲道寧繼修。

義安寺在朝宗門外。宋嘉定中郡守潘友文因僧慧日請。即舊勅額移建。

乾明寺本唐大雲請雨寺。宋改今名。舊有星居院十所。有石浮圖。宣和中更爲神霄宮。後移寺城北隅。乾道間守張郊奏賜禪額。石塔寺在北門外。不知建於何時。明萬歷中僧如珠廣瑄重修。其南有普同塔院。亦萬歷中李德請建。

備徵志卷五
蔣方石塔寺詩有寺藏黃葉無人破白雲僧閑初結社禪寂獨
稀群石塔光長炯金沙路迴分一燈相對久寒日了忘曛

寶坊寺在東門外二里運河濱舊名五臺菴康熙初年僧虛中重
建四十六年賜今名

尼陀寺在銅山後

華林寺在縣東南十里

壽寧寺在三都舊太僕寺馬場

按舊志有法義寺在靈巖山水月寺在蛾眉山今屬六合故不
載

治平院舊名義井寺在東嶽宮東宋治平中改今名

彌陀院在縣治東南觀音院在鼓樓西街清修院在小市街釋迦
院在大市街舊志云四院皆唐善惠公主清修之所宋紹興中復

之後廢洪武間相繼修復今並廢

戒香尼院在道堂橋東宋淳熙中建今廢

按舊志有崇福禪院在長蘆江口今屬六合故不載

觀音菴在縣東南十里鑿江橋南元大德間僧智興創建兵亂尋
廢明洪武初僧慧通重建後與廣化寺同併地藏寺永樂初復之
月宮菴在縣東南十里江許蔣山卿少曾讀書於此

山卿重過月宮菴詩昔別憶茲日重來復幾年空山秋桂老落
景晚楓懸壁上尋題句林中話業緣涼颺發蕭爽不厭舊青壇
已覺幽期曠還憐舊興濃過溪聽好鳥穿竹看前峰尊酒渾傾
倒朋儕數過從相忘在山水那復問行蹤

清修菴在東門外明隆慶三年邑人王汝彥建

千佛菴在江口明萬曆二十年建天啓中重修

船田菴在西門外十里官道旁以田如船形故名

按姜志所載有菴三十有七俱前明萬曆中及天啓崇禎時所

建云普賢菴在五壩柱隆菴在黃泥灘龍河菴慈慧菴大圓菴

俱在東門外湧蓮菴在東門裏蓮池菴地藏菴俱在廠東延生

菴在廠西白華菴淨業菴廣濟菴白衣菴俱在封家巷內西資

菴在西門外祇園菴青龍菴俱在南門外長生菴在河北蓮華

菴在羅江橋月印菴在南門外虎谿莊青蓮菴在四壩佛隱菴

在南門城墻下永濟菴在永濟橋旁接引菴在蕭公廟龍華菴

功德林俱在江口福緣菴在胥浦橋護國菴在馬驛街延壽菴

在守府前三聖菴在北門外祇園社一名養老院在城東觀音

菴三一在東門外一在北門外一在黃泥灘慧圓菴甘露菴壽

寧菴隱賢菴俱不言所在 國朝所建者六圓覺菴在西門外

義漿菴在銅山鮑家莊昆虛菴在八字橋南十笏菴在都火星

廟西南真覺菴在白洋山浮金菴在儒學前以其皆弗名也故

附見於後

儀徵觀舊志云在小山宋鑄四金像既成即其地建天慶儀徵觀

賜號瑞應福地因鑄像時有青鸞白鶴盤繞爐冶之上立青鸞白

鶴二亭政和間詔分天慶儀徵為二觀別勅天慶觀於州城而儀

徵觀或稱為西宮觀慶元間吳洪重建開禧兵燬嘉定間吳機復

建今廢

陸游入蜀記云初問王守儀徵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

怪與國史異既歸亟往游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

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徵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小山之麓

祥符所鑄乃金銅像每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

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宮館狀疊
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映黃麾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
不載也今所謂儀徵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

宋張舜民留題儀徵觀詩聞說仙鄉接瀨鄉閑遊詩侶禮虛皇
三朝寶派通前浦萬葉靈杉蔽蜀岡天地杳冥供寫像江山回
合助靈祥五雲送入蓬萊島留與人間作道場 韓槿游儀徵

觀詩堤邊綠柳巧藏鴉麥隴風高燕子斜莫道春歸無覓處小
桃猶有數枝花 蔡萊西宮觀詩雲興霞蔚控千山勢壓江南

廣殿寒風偃萬松斜日晚卧看飛雨落人間 又西宮觀藏雲

軒詩山邊畏景欲流金山下浮埃幾度淡水宿巖栖得真樂可

無餘事到商霖 吳機西宮觀得月亭詩月照乾坤豈得私只

緣近水倍光輝况逢秋杪氣尤爽一笑從容盡醉歸

元妙觀在舊儒學西即宋天慶觀政和中分建者明洪武中更名

嘉靖初巡按御史李東毀之歸其地於學宮觀有道藏及呂真人

祠堂

長生觀在縣東十里河北有瑩蟾子李道純住觀中世傳其得道

飛昇故號其觀曰昇仙今廢

元井道泉記略曰我元皇慶間道流李道從劉道遠買地經營

乃作殿二曰靈元曰全真堂廡整肅為一方雲水都會復為通

仙菴比居寶椒二山之巔茂林美樹下瞰巨野兩城亭臺之麗

長江舳舻之勝晨烟夕霞波光山色皆几案中物矣夫道言乎

無言事乎無事故以文為華名為醜唯醇實是務今道人方且

尚辭要譽是棄實而華舍醇而醜不其悖乎然有以也夫進處

有時消長有數故不可為而強為與可為而不為君子恥之今

觀長生之作其得時數之可為者乎是可紀也

通真觀亦名通真萬壽宮在縣東南十五里元大德間五老峰人雷希復建後廢明洪武間尚書單安仁重建後併元妙觀永樂間復興尋亦廢弘治間再建觀濱江時有漂沒之患屢修屢圯天啓三年邑人汪鉞重建

元翰林承旨程鉅夫記略曰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猶之水焉無為者其止無不為者其流也昔之人由其說以之佐天下以之全身以之致時載之當年頌之後世余郢人也郢中父老為言有真牧先生者持老氏之教絕江而東興瑞慶觀於九宮山孚惠先生其徒也又興壽聖觀於潯陽於今彌昌予聞而識之既而馳驅王事道出江淮間見所善洞淵法師雷君又興通真觀於白沙之江潯曰此吾先師故祠也蓋孚惠昔嘗治疫有功

民德而祠之且百年而燬矣本江海故地泥沙斥鹵君畚土輦石峙板幹而基之由至元甲申迄大德丁酉積十四年而殿堂門廡房室庖庫園田倉廩罔不畢備與九宮潯陽相高盛矣嗚呼學無大小咸欲其傳也久而益非其宗至或自畔所受余每竊喟焉今若雷君體無為而用無不為真老氏之徒與君名希復號凝和冲妙崇正法師為通真第一代祖云

黃瓚遊通真觀詩閉門春色有無中明發招尋仗寓公花近鑿江憐蓓蕾人於丹觀覓崆峒郊原久渴鋤犁雨樵牧新瞻旌旆風我亦舊人回白首十年修竹漫西東

三茅觀在新城鎮

神霄宮宋宣和中即乾明寺址改建乾道中復為寺

論曰舊志於祠廟寺觀廢毀者不載蓋以真俗佞佛尚鬼黷祀者

多而緇徒羽客得乘間以惑民此廢而彼作土木競興財用以匱故廢者聽其廢也其斯為君子之意乎然於其存者哀而書之則斯義恐猶未盡用是嚴為區別以昭祀典定民依者為正凡野廟叢祠之不經者另附於後廢與存無論焉庶幾祭義可明示民知務非但以廣前志已也

贊曰邦有祀典邑有壇封報功酬德俎豆是崇春秋趨事矜饗豐融幽芬遺烈亦附祠宮不慢不瀆正我民風

藝文志

經類

史類

子類

集類

雜類

經類

易索大究經十三卷宋張汝明撰

舊志云陳氏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卷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卷按宋史作十五卷傳稱汝明精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八語邵宇洪興祖上之朝稱其易索大究經非近時窮經者所能到

周易新義一卷詩經講義周禮講義論語解十卷俱沈季長撰詩傳二十卷沈銖撰

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喪服總類冕弁冠服考俱元張璠撰

周易外傳八十卷太極演二十卷春秋外傳八十一卷俱郝經撰經周易外傳自敘略曰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推致其極

易于是乎集大成自孔子歿後學各專門原遠而未益分矣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于聖人者纂爲一書而未能也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人館于儀徵留而不遣五六年間頗得肆意經傳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迄今凡訓詁論說諸所註釋覈其至精去其重複義理象數兼采并載積成八十卷又扞圖立說爲太極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共爲百卷孔子爲經作傳旣謂之傳矣後人復爲傳註則皆傳外之傳故曰外傳太極演自敘略曰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辭蓋言象數之本皆在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彖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微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庶幾可以學易而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十類分爲四圖各爲之說凡六十篇總謂之

太極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爾矣春秋外傳敘略曰天之于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不窮者其道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昔者古聖賢之爲書皆出于憂患困厄窮而無所爲而後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于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三十年中統之元詔經持節使宋拘于儀徵之揚子院自庚申至甲子猶不見釋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于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爲制作本原三十一篇春秋一書在于事必比事而觀其義而見乃爲比類條目百三十篇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于一卷首又著三傳列國序論嗚呼窮于人而不敢自窮于天亦以見素患難之意云爾

春秋集說明蔣宮撰

中庸講義一卷黃瓚撰

孝經類解十八卷 國朝吳之騷撰

之騷自敘略曰孝經之言孝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生事死祭無不概舉其要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今之學者童而習之稍長便棄去騷甚懼焉因思孝經之理散寄于六經而其事備載于羣史不揣固陋依次纂述萃為類解即見聞所及以羽翼而推廣之斯紫陽未竟之志或以是書成之云

尚書集解程願學撰

滙村易說十五卷春秋解二十卷俱

史類

史法十卷宋王伯弼撰

崇寧改修法度二十卷沈錫撰

吳丞相手錄一卷吳敏撰

舊志云記靖康初元事

闕里通載元張璽撰

續後漢書一百三十卷郝經撰

經自敘略曰陳壽故漢史也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同異用力雖勤而亦不能更為正統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至朱晦菴作通鑑綱目黜魏而以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不果中統元年使宋

告登位館留儀徵抱節無爲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作表紀傳錄序贊據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裒注之同異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叅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有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曹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辨姦邪表風節核正僞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名宦鄉賢志三卷明巡鹽御史張珩令學諭蔡奇等編

侍郎陳鳳梧序

維揚人物志八卷齊魯通志百卷俱黃瓚撰

張榘維揚人物志序曰維揚人物志先正雪洲黃公所述也公既歿十年榘始得發遺編而讀之見其芬焉靡倫渙焉靡萃遺焉靡廣也曰嗟乎其未成之書乎懼其遂終逸也乃退而彙次之凡爲卷八爲類十有五爲人百二十有一而以外傳終焉于是乎十國之英千五百年之產雖醇駁匪齊亦炳焉可觀矣是故儒以盡人學以盡事首之儒學以重道也卿相以酌化元臺諫以裨君道治斯成矣故次之以宰輔次之以風節以及物者存乎制以明教者存乎倫必由學致之故次之以政事以孝義孝義立矣以是移忠以是犯難曷往弗臧故次之以忠節大綱正焉可以爲文矣故次之以文苑文以飾治武以勘亂才匪偏也故次之以將略或仕或止其歸一也故次之以隱逸庸之斯行匪終藏焉乃若精業以利用善辭以存國談諠以寄譏豪邁以立功要弗嫌于小成故藝術應對談諧遊俠亦以類次焉其流寓者或以重邦或以留化來游來歌厥繫匪輕惡得而遺之

男以治外女以治內壹範之良婦道之光也故以列女終焉是陽教陰教意也夫邦有僭偽民靡有寧胡為乎其附之亦晉錄載記唐傳叛臣類也斯志也或亦公之遺志乎

維揚人物續志十二卷張槩撰

嘉興府志三十二卷柳琰撰

大學士李東陽翰林檢討莊景序

高唐州志二卷王大化撰

國子祭酒林文俊序

歷代紀元二卷高曰廣撰

中山沿革志二卷 國朝汪楫撰

輯自敘略曰琉球隋書宋史皆曰流求元史則曰瑠求時皆未與中國通故紀名各異明洪武五年命行人楊載詔諭中山王

受封于朝其後二王使不復至云為中山所并然年時皆不

可考終明之世亦無有疑而致問者楫備員史官常思搜羅放

軼補舊乘之缺會有 冊封之役入其祖廟錄神主以歸又購

得琉球世續圖一卷始知其國南宋始稱王明初始通中國元

延祐間國剖為三宣德時復合為一爰就圖中所載叅以實錄

約略詮次為中山沿革志二卷用備稽考云

子類

張子扈言宋張汝明撰

舊志云郡守洪興祖錄上于朝稱其扈言窮極理致遠追揚旌

王通之述作

道德經注一卷中和圖說一卷俱元道士李道純撰

舊志云道純字元素都梁人號瑩蟾子住長生觀嘗注道德經所居名中和菴為中和圖說蓋有得于其教者

集類

南熏詩集三卷唐竇常撰

張季直詩一卷張南史撰

孫司封文集十二卷宋孫錫撰

褒題集三十卷經緯集十五卷賢良進策十卷俱孫洙撰

張耒讀經緯集詩等閒咳唾爛成文秦牘三千世共珍不向人間調鼎鼎却歸天上作麒麟侍遊曲水權何在奏對明光迹已

陳四輔當時曾避位熙寧天子屬能臣

張侍御文集三十八卷張汝明撰

本傳有文集一百四十卷兵火散亡所存止此紹興間邵守洪

祖錄上于朝

沈節圖文集十卷沈銖撰

沈徽猷文集十二卷沈錫撰

張承議文集奏議集張汝賢撰

舊志云奏議集汝賢為御史及轉運時所上者

吳丞相奏議吳敏撰

劉叅政奏議劉大中撰

孫處士詩文集孫侔撰

本傳侔文三百篇詩四千篇嚴勁簡古卓然自成法度歐陽修

稱其詞博音高而不違於道 曾鞏寄侔詩貌癯心古氣飄飄

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邱山唯筆力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

緝應千首學術窺尋豈一朝耳聽高談驚歲遠江南春動雪還

消 蘇軾寄侔詩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挽君
能來阮籍薛宣直欲吏朱雲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
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徐處士集徐仲堅撰

征處士詩征集撰

仇彥文詩一卷仇博撰

導江文集淮陰課藁俱元張頊撰

舊志云文集吳澄為撰序

甲子集郝經撰

經自敘略曰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猶在儀徵館仰而歎曰何茲
生之不辰乎夫學所以為道非志于文而已也德業積于內行
實加于人而文章以為華爾今功業不建道德日媿而徒區區

文字之末為可哀已豈天嗇于彼祇令就此乎遂綴緝諸藁附
易春秋史傳各為一書其雜著則類別為編總為一集以其集
于是年故名曰甲子集云盡之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
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先甲者三焉原其始也後甲者三焉要其
終也天之道如是況于人乎余之事業先夫甲以為始者則具
是矣其後夫甲以為終者則將本是以為始互為終始殆無窮
焉余得俛焉日以孳孳而已矣

牛處士詩集牛野夫撰

櫟軒詩文集一百卷明蔣官撰

靜學齋集六卷蔣用文撰

東津詩集四卷柳琰撰

益齋集張景撰

益齋倡和詩集十卷

舊志云愛浦蔣鏗清溪臧恕涸舟黃頊杏菴毅和草窗楊俊野舟李侃漁雪顧昂與益齋張景結社倡和今簡其可誦者通得十卷

雪洲集十二卷續集四卷黃瓚撰

唐龍序略曰雪洲先生歿且久嘉靖戊子冬予弭節真州訪先生之廬而弔之其子襄捧先生遺集泣請一言予不識先生之面而慕先生之名高先生之德傳曰天下舉廉而無不與者先生之謂與夫廉以檢身德之大者也是故大而千駟勿顧焉微而一介不取焉直相其君以建天下之大業者伊尹是已先生立介辯慎彛訓飯粟啖蔬敝衣而羸馬在公即廩餼不苟凡交際一縑一楮必慎之居高官不異寒士年及于耄若初服然故

其至也樹清白之風揚終永之譽凡以是耳或云先生近苦節者孔子曰奢寧儉唯恐士人之不苦節矣是故先生之節君子之貞也唯苦斯至焉耳今特著於篇以廣風厲之化詩與文姑未遑焉雖然文以宣辭辭以達意意以昭德集纍纍數百篇其大旨夫亦在斯云 呂柟敘略曰嗟乎詩之難言也粵自世降詩刪人憫樂亡韋孟得其志不得於言司馬相如得於言不得於志若乃志既不失言亦爾雅蘇子卿為近之晉魏以來難道也是故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吾以是而觀雪洲之詩將無似之乎嘗聞胡稽勲矣言雪洲事事不苟如古人行又聞孟中丞矣言雪洲廉介無比巡撫時孟氏為屬縣吏當出巡雖二司茶饌不一受獨受孟氏饌曰重其賢以勸他官耳於戲雪

洲柙未之能晉謁。即今所聞其志可知。而况其言之嘖嘖若是哉。先生之子戶部襄將刻其詩。謂余嘗學詩。問序焉。於戲。予方有見於志而未能。又安能以敘雪洲詩。然而先生之志。則固不可泯矣。因推著之。以告夫為詩者。不止於音韻格體也。奏疏及雜文數十首。意亦類詩。皆附詩。

前溪文集景暘撰

顧璘撰敘。今失傳。按靜居詩話。暘與陳玉泉論詩云。辭取達意。若以摹擬為工。尺尺寸寸。按古人之跡。求肖似。何以達吾意乎。蓋亦矯北地之弊者。歐伯禎云。伯時文法兩漢。詩主盛唐。與蔣子雲。趙叔鳴。朱升之。號江北四子。歐又撰廣陵十先生傳。十先生者。儲瓘。靜夫。王軌。載卿。景暘。伯時。趙鶴。叔鳴。朱應。登升。之。蔣山。卿。子雲。曾。鈞。子重。朱曰。藩。子价。宗。臣。子相。桑。喬。子木也。

北溪集四卷彩鳳聯飛集一卷王大化撰

南冷集二十卷蔣山卿撰

舊志云。山卿自輯其詩文。分而為四。兩都集十卷。粵遊集四卷。休園集四卷。顧璘敘略曰。余嘗有言曰。詩以自得為宗。正之以氣格。和之以音調。其要也。摸擬者最下。蓋惡夫雕琢牽綴之辭。遠于斯道。吾友南冷蔣子雲氏。深有得於余心。同然者。集其所作詩若干篇。寄余商評。開緘快讀。凡三昏旭。而不能去手。乃作而歎曰。大雅盡在是矣。子雲天資邁朗。為學與政。皆能洞覽古今。而得其樞要。故所就恒絕於人。其為詩也。深探本始之原。而博究作者之趣。神會默成。不涉意構。或下筆千言。才情橫發。朋輩每為斂手。今讀其詩。逸如鮑明遠。而辭不蕩。淡如陶靖節。而氣不寒。寬平如盛唐諸公。而語不易。至其藻麗對屬。有他人

閉戶經旬而不能就者率飄然得之若不經思可歌可感不為徒言真詩人傑出者哉願由是傳之四方使將來者見之則凡餽釘其字雕刻其文艱深其思拗曲其體不發於情而併氣格音節亡之者皆可怛然省矣

槃谷集王大用撰

東園集張沂撰

胡舍人集胡景榮撰

江臯萃集

姜志云張沂李宴殷壺仙時菊隱輩倡和詩

青蓮閣集李祝撰

屠隆敘略曰廣陵大江以北北而染雄悍之氣南猶存浮華之風其地控扼輿圖襟帶江淮泱泱一大都會也而文運不甚

千百年而僅有一宗子相盛有丰容未臻實際如芙蓉秀色早

萎秋霜則年齒限之子相而後數十年乃得季宣季宣才不讓

子相年齒過之學力倍焉如渥注神駿範以馳驅如江淮精兵

加之訓練名山之業直將遠追往詰寧渠止近軼宗生矣今觀

其擬古有古樂府有十九首南遊有攝山草北遊有塞上草家

居有青蓮館集此皆邸笥中所攜數種友人遂為殺青未窺其

全也古樂府十九首神情自運古色未漓攝山草風華映人氣

骨故勁塞上草跌宕沈雄唾壺欲裂青蓮集蕭閒清曠風御冷

然蓋外搜景物內抒性靈韻不傷裁情靡掩采誠為大家矣季

宣善山民又善長水李元白元白書來為季宣索序予嘗連季

宣文茲所以補過也

草草吟林之翰撰

劉侍御奏議一卷劉學詩撰

丹厓集張映室撰

山聞集山聞續集觀海集俱 國朝汪楫撰

真冷堂集已字山樵詩集卷婁集紀映鍾撰

柏鄉魏裔介序曰伯紫少有當世之志無書不讀為文如艾干子楊維節初不得意寒夜誦遺編每至流涕既而棄去徘徊江干嘯歌而已以素為龔芝麓所知邀以游燕諸縉紳長者始多慕之然延致多不赴惟余與芝老居為比鄰故得從之為方外交商酌性命及論文談詩往往有合伯紫性忠孝顧深自韜晦不稍稍露而余獨知之芝麓歿經營其喪歸乃卜廬于白沙之濱老焉其殆孟浩然之流與蘇雲卿之流與詩文若干卷絕濃郁纖弱之習適秀而近古如其為人是可梓而傳也

西陲詩稿魏衛撰

雪田集黃對撰

對字書思為當塗訓導與魏禧杜濬友善皆稱道其詩

不寐草堂詩集茅默撰

默字慎言忍飢苦吟紀映鍾物色得之為序其詩

自怡稿伍之麟撰

之麟字瑞徵縣諸生

屏齋集汪挺撰

中和集六卷元道士李道純撰

十笏菴詩集 國朝釋寂燈撰

杜濬序曰吾楚詩僧五十年前有江夏愚公蘊璞才氣縱橫詩

傳徵志卷五
名噪宇內復以無礙辯才為東南都講座下常數千人今岳麓
燈公天放則不然其為僧也以為寄託乎則梵行清峻無少放
逸以為非寄託乎則于彼法中曰宗曰講概不欲居獨性好為
詩若有所不容已者真江有十笏菴雖在邑之中而草樹蒙密
蕭然自遠燈公欣然投止閉戶苦吟與萬竹為伍往往至之絕
常並日一食不以絲粒干人所為詩如古澗沈澗鳴聲幽咽又
如秋林返照哀蟬抱葉而啼也其人其詩皆別開一境如此余
俯仰今昔若愚公之豪燈公之寂何其懸絕與豈非楚詩善變
不獨士大夫即方外亦然與而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把其詩
者其可以不深思與

一王雅原古錄俱元郝經撰

經一王雅敘略曰六經具述王道而詩書春秋皆本乎史王者

之迹備乎詩而廢興之端明王者之事備乎書而善惡之理著
王者之政備乎春秋而褒貶之義見聖人皆因其舊而刪定之
制法立制而王道盡矣中統元年詔余使宋館于儀徵抑塞之極
無所攄泄以為由漢以來千有餘年聖君忠臣大儒名賢穢亂
篡逆儉邪姦宄關國體繫治亂本廢興非振而揚之則王道何從
而明乎四壁之內他無文籍乃以素所記憶者取韓杜諸賢義
例皆以五百言斷自漢高帝終于陳希夷絕筆于五季之末得
二百二十一人共二百五十篇名曰一王雅抑揚刺羨反覆諷
咏期于大一統明王道而已矣原古錄敘略曰中統七年猶
在儀徵館正月原古錄成原古所以正今也于是斷自先秦以
及于今子史之璣衡眾賢之傑作原于道德合于典刑可以為
後世法者則并載之其序各于其代其體各于其類以其皆本

于經故各附于經焉義理之文易之餘也故序論以下十有四類為易部辭命之文書之餘也故詔冊以下二十有三類為書部篇什之文詩之餘也故騷賦以下十有五類為詩部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碑傳以下二十類為春秋部凡四部七十有二類各為論次以求其原推廣聖經之餘意以為斯文之命脉所以尊經也夫豈僭乎哉

詩宗類品明李文撰

雜類

褒恤雜錄三卷宋孫洙撰

去取錄張汝明撰

大觀中汝明在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品題故為是錄
接伴送語錄一卷沈季長撰

舊志云熙寧九年接伴送北使耶律運所記者

行人志元郝經撰

紀行錄八卷東宦錄四卷俱明黃瓚撰

使琉球雜錄五卷 國朝汪楫撰

本事方十卷傷寒歌三卷翼傷寒十卷辨類五卷治法八十一篇
仲景脉法三十六篇俱宋許叔微撰

按宋史志叔微所撰又有普濟本事方十二卷疑即此本事方也特卷帙不同耳嘉定間醫士呂啓宗重刊行司法劉宰撰序十四經絡發揮三卷難經本義二卷素問抄傷寒論抄醫韻診家樞要一卷俱滑壽撰

壽十四經絡發揮自序略曰昔軒轅岐伯明經絡之始末相孔穴之分寸探幽摘邃淵乎深哉初學者未易知也乃以靈樞經

本樞篇素問骨空等論衰而集之得經十二任督脉之行腹背者二其隧穴之周乎身者六百五十有七考其陰陽之所以往來推其骨空之所以駐會圖章訓釋贅以韻語釐為三卷名曰發揮庶以明前人之微意示初學之指歸若夫考圖以窮其源因文以求其意是所望于後之君子也

治效方論明蔣用文撰

傷寒論證辨三卷傷寒論條辨續註十二卷温疫論補註二卷俱國朝鄭重光撰

縣庫書籍附

誥律二冊 祖訓條章一冊 御製大誥一冊 誠諭羣臣一冊
醒貪錄一冊 癉惡錄一冊 彰善癉惡錄一冊 教民榜文一冊
申明五常榜文一冊 諸司職掌一冊 洪武禮制一冊俱

明洪武年頒

繁文鑑戒錄一冊

古今列女傳三冊

禮制榜

三十一冊俱永樂年頒 年政條例一冊宣德七年頒 較正憲綱一冊 五倫書三十冊俱正統年頒 禮儀定式一冊 教民榜文一冊 大誥三冊 大明律一冊 大明令一冊 制書八冊 稽古定制一冊 問刑條例一冊俱弘治年頒凡二十五部今俱不存

學庫書籍附

官板四書一部 四書大全一部 周易大全一部 尚書大全一部 詩經大全一部 春秋大全一部 禮記大全一部 性理大全一部 通鑑綱目一部 宋元綱目一部 史記一部 漢文選一部 唐文粹一部 宋文鑑一部 郡書考索一部 末場節要一部 會典一部 五倫書一部 孝順事實一冊

爲善陰陽書一冊俱洪武永樂年頒 儀江板一冊 明倫大典
一部 御製欽一箴一軸 御製五箴註五軸 敕諭內閣一軸
俱嘉靖年頒 孔門師弟圖像一軸 鄉飲酒禮圖一軸凡八部
二冊九軸今俱不存

御纂朱子全書二部康熙五十五年頒

御纂周易折衷一部五十六年頒

論曰文以載道聖賢之所不廢也凡史所登載必及於藝文歷代
以來書籍既多館閣所藏題之以四目經學曰經史學曰史成文
章曰集能自立說別爲家曰子周秦之際諸子繁興究其趨歸或
有悖於聖人至於瓌辭快辨能啓人智識於不到之境者漢以後
亦不數覩也逮兩宋諸儒覃思極慮發之於文雖風格或不及古
而理則醇矣茲所列亦一邑累代之才其書雖或存或亡僅有名

譽然作者之苦心不可沒也其目則仍四庫之舊云

贊曰五緯光芒終古麗天道之燦者乃見於言穠郁英華偉麗之
觀樹義修辭騰躍後先作者如林人以地傳

儀徵志卷第十五

儀徵志卷第十六

名蹟志上

園 亭 臺 堂 樓 閣

園

東園舊志云在漕臺東翼城內宋皇祐四年施昌口許元為發運使馬遵繼為判官因州監軍廢營地為之廢於靖康兵火紹興末郡守徐康年之稍還舊觀又廢於開禧之亂嘉定初運判林拱辰郡守潘友文復澄虛閣清讌堂共樂堂而拂雲亭在翼城巔尋廢寶慶初權漕上官渙西於翼城上增土為臺而新之今廢已久不知所在

歐陽修東園記曰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

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
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園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
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
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
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
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蔭此前日之蒼烟白
露而荆棘也高費巨楛水光日影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
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
州人十女蕭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音
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園之所載蓋其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
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
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

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艸樹日益以
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卷
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先後使上下給足
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按舊志歐陽
文忠記蔡君謨書蔡珍其書不立名字嘗語人曰吾用顏筆作
褚體故其字道媚異常後人因名園記為三絕靖康中碑毀紹
興末郡守徐康重鐫於石開禧中又毀嘉定初運判林拱辰郡
守潘友文再刻之尋又毀至明萬歷中縣令歐陽照為文忠裔
孫復刻之今亦不存

梅堯臣東園詩國賦有常計計者豈不賢日夜疲精神自鑿膏
火煎新春力有餘鋤菜東郭偏壘土以起榭掘沼以種蓮竹柏
為冬榮桃李為春妍役役吳楚艘來泊常留連下江忘其險入
漕忘其漻許公作此意吾亦見其權不獨利於己願書棠樹篇
又和許發運東園新成詩疏鑿近東城蕭森萬物榮美花移
舊本黃鳥發新聲曲閣池傍起長橋柳外橫河渾遠波漲雨急
斷虹明雲與危臺接風當廣厦清朱髻看自躍翠柏種初生香
草猶能識山苗未得名南峰及西嶺長共酒杯平 蘇軾詩并
序館寓東園一日睡起米元章冒熱到園急送麥門冬飲因賦
此詩一枕清風值萬錢無人肯買北牕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
是東坡手自煎 按舊志林拱辰刻是詩於共樂堂之北窗今
不存 黃庭堅病起遊東園詩主人心安樂花竹有和氣時從

物外賞自益酒中味斲枯蟻改穴掃籜竹迸地萬籟寂中生乃
知風雨至 洪興祖拂雲亭詩黃雲收盡綠針齊江北江南水
拍隄野老扶攜相告語兒童今始識鋤犁

陸游入蜀記曰予至真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宮寺
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
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宏壯巨麗復為荆棘
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為園以記考之惟清燕堂拂雲
亭澄虛閣粗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
橫其前者堙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為畦蔬者尚過半也
可為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
寺少留辛巳之變儀徵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 張榘曰東園
廢久不知所在人多以為今城東門外非也按乾道初陸游入

蜀記蓋在舊城東門外里餘為今城東門內實宋子城外翼城內也游記又曰過光孝禪寺即今天寧寺也然則園固在今都臺資福寺及小教場前蔬圃地無疑所謂流水橫其前者今城內濠也清池浸其右者都臺資福寺環池也又聞長老言姜郡博少嘗業寺中於地下掘得斷碑乃園記也視此尤足信者申嘉瑞東園書院記略曰余為儀徵之二年每行視學宮東為隙地前有廢沼焉虺蛇之所伏鼯鼯之所叢繁木雜卉之所產非覺序美觀也議建一樓以翼之邑苦衝疲未能即工會漕撫中丞馬公發官木四十株巡鹽侍御蘇公給官穀七十石余乃搏節他費佐以興役於其地建堂三楹左右為書房各三楹後為層樓前為門房周圍以牆因廢沼為池植以芙蓉作木橋以通往來考其基即宋東園也名之曰東園書院維斯地也昔方

委於汙塗鞠為廢址殆行者之所不顧也一日伐惡木剪奧藪決疏沮洳而蓄以清泉壅以嘉植堂邃如也樓廓如也僚佐師生以暇日讌會歌咏其中論學業之高下談政治之得失不遂居然勝地哉按隆慶初嘉瑞所建書院在今資福寺東其廢已久萬曆中歐陽照欲復東園得小教場圃地建屋三楹石刻東園二字於壁今亦廢國朝康熙中吳氏築園於學宮之東亦曰真州東園一仿歐記為之而實非東園之舊地也

新園宋職方朱表臣作不知所在

梅堯臣寄題新園詩青蔥江上樹杳靄宮前道道側有新園園中無惡草松壠方在望茅屋聞已考朝廷正急才何得言歸老范氏園不知誰所作中有谿陰亭

蘇軾谿陰亭詩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

三竿日臥看谿南十畝陰

麗芳園今失其處嘉靖志云疑在城東水滙處內有湖光亭宋咸淳中知州孫虎臣重新之

虎臣記略曰儀徵江淮要區多園池亭榭之勝余未弱冠嘗經遊樂其風土爲之留連粵從王事逾二十載蒙恩來戍山川城郭歷歷舊觀故老有識余於少時者迎笑樂道而歌鼓熙熙不減疇昔偶乘公餘訪所謂麗芳園者濱湖一景水遶烟閑浮屠祠廬金碧參差橋隄起伏互相映帶實尤一郡之勝顧其亭圯陋弗與景稱乃撤而新之翹棟疎櫺欄檻通爽於是旁睨極眺心目俱清當其永晝倘佯一塵不到荷秀於前鷗狎於外送夕陽溯明月此景之宜於晴者也而或雨至天暝樓閣空濛樹色濃淡此又宜於陰者也及夫雨收雲斂天定水明則有不可以

形容者乃扁之曰湖光又即舊址結數椽雜植羣卉修竹扁以麗芳因園名也二亭既就每與客來游把酒賦詩必竟日而去客有言曰醉翁之醉與滁人同喜雨之喜與扶風人同今公政簡而民安故得以樂其樂也不然即欲悅目於此寧不使花竹厚顏魚鳥獻嘲耶余嘉其語遂書以爲記咸淳丁卯仲夏記

梅園在縣西十五里中有古意亭嘉定間吳機建今廢

方信孺詩十里低平路千株雪作堆不須驅小隊祇伴一筇來
袁申儒詩去年梅驛下敵騎越龍堆花落無人問東君不解來今歲看成別旌旗耀錦堆舊時空谷裏却有好音來

北山園發運使張汝賢闢

小東園在東城門內前臨城濠王中丞大用宅後園也池中有釣

閣涵碧亭

蔣山卿小東園看梅詩殘臘江城靜掩扉相公庭院獨芳菲正
看白雪盈盈落忽訝丹霞閃閃輝臨水偏能供客眼隨風詎惜
點人衣酒酣却笑王猷棹夜半山陰祇自歸

小林泉彭真家圃

大學士高穀寄彭郎中真詩鑿江一別與經年還憶肩輿長去
船優詔許歸閑歲月故山今卜小林泉杜陵詩好無人愛伏勝
經明有子傳奔走却慚同郡客紅塵朝路擁鳴鑣

江上別墅朱永年讀書處在三壩河南

永年自題詩著書不出戶物外寡逢迎一徑野花落滿池芳草
生隔林喧鳥語上壘看人行寂寞恣高臥村墟日掩荆湯顯
祖夜醉留別永年詩荆溪不羨桃花源便自真州可避喧落落
書生滿靈氣霏霏神令吐清言著牽墨綬迎中貴直謝朱門賦

小園江北蒲茸堪擊結淮南桂樹莫扳援驅車厭上三條陌送
酒懸知五柳門定是子雲誰好事惟因宋玉可招魂當階正是
翻紅藥對榻還須滿綠樽姑射好容如雪皎廣陵才氣似濤奔
通今總問周朝禮博古仍消漢隴冤羨子香臺能拂塵愁子積
水未翔鴟求羊第合陪高隱牧馬無因諷至尊會是金羈數來
往年年春草遲王孫

東津別墅在縣東舊江口柳琰所築

琰自題詩年來頗好靜江閣坐忘機白鳥此時下青蠅何處飛
家醅粳稻熟客饌鱖魚肥却憶雲霄路聲名有是非竹舍一區
清閒吟豈世情誰憐彭澤計我愛杜陵名雲淨孤心迴山空雙
眼明尋常回首地不用縛塵纓

休園在城東十里江麓蔣山卿隱林也鍾水部嘗過而樂之稱爲

小蓬萊者即此

山卿休園十一詠小三徑云元卿昔開徑會待求羊侶
 何為來往成今古飛麗閣云飛閣跨滄溪波光浸懸影花明魚
 鳥間端令坐日永紫薇亭云江亭白日麗葳蕤攢紫萼且恣邱
 園賞蘭卮詎停酌回川亭云川流自回紆曲抱幽亭側水木澹
 成陰繚繞此何極文杏亭云雙雙文杏樹亭亭上雲漢無取棟
 梁飭為看風雨幹竹裏館云綠筠陰始繁幽情愜清夏但遣高
 人書請回俗士駕薔薇塢云霏紅復攢紫賞心倍惆悵朝來鷓
 鴉鳴花滿青苔上梅花塢云可憐雪滿樹况逢花滿園春心欲
 斷絕斜月正黃昏栢屏云枝條象雲構葱蒨復蕭森寂寂無人
 處閒庭空翠陰平臺云霜清柿葉紅月冷桂花白散步步高臺
 無端感離索方塘云月明山鳥啼清池何寂寞上有古槎橫疑

從天漢落

樂康園在新城鎮相傳為元揚子縣故治有左公池大可數畝前
 為安遺堂後為延芳亭張渠先世舊墅也

張渠詩地僻心偏靜村幽客到疎水流琴韻遠月在竹窗虛不
 比揚雄宅還同諸葛廬年來悲道喪頗覺厭蟲書

麗江園在城東南二里江滸張槃所築有松竹亭野樂亭松軒覽
 勝樓

邊蕙詩避暑偏宜此地幽名園風物占江頭卜居安得為鄰友
 好客還須識面求石角牽衣三徑繞稻秧插水一溪流新詩欲
 擬題青竹箇箇篔簹意可投 蔣山卿詩舞席依花徑歌鐘遠
 竹埤歡同賞心友遊及暮春時香霧分簾入晴雲隔岸垂千金
 應不惜百罰亦何辭

澄江園與麗江園相對中有白川草堂悠然亭張榘所築

杭淮詩卜築草堂幽枕藉白沙澌大江環其南雲水渺吞吐端居夫何為養遜待時取洗濯臨清流日與群鷗伍鷗白炯自如比我心跡素志士不泥求大道與出處

榮園在新濟橋西崇禎間汪氏築取淵明木欣向榮之句以名構置天然為江北絕勝往來巨公大僚多讌會於此縣令姜埰不勝周旋恚曰我且為汪家守門吏矣汪懼而毀焉一石尚存嶽嵒玲瓏人號為小四明云

施閏章榮園詩疊石鬱嵯峨蒼茫氣象多高低成洞穴庭榭俯山河巢集臨江鶴花生帶雪柯向來歌舞地長臥老藤蘿

涉園在單家橋西康熙初汪氏築園初無名有紀映鍾三癖記五十七年知縣陸師修志於此以涉名之今歸汪周士

8

映鍾三癖記云余鄰友有以癖號於人者曰吾癖有三曰石曰花曰書畫夫此三者余亦癖焉而限於力鄰友則日丁丁有事於土木而園亭之勝甲真州郭外有兩園寬踰百畝委迤層折皆以三者稱遊觀最然距余廬遠也弗能數數至比復構一園於單家橋之西純用宣石疊為奇峰峭壁加以廊廡紆迴亭軒幽敞樓之高可眺江南諸山其間喬柯翠篠覆蔭清池嘉卉奇葩經寒燠不絕室中藏晉宋以來及今代華亭諸老墨妙二李倪黃輩能事其地與余居隔一河度橋可至入扉見疊疊者璀璨奪目即盛夏覺微寒沁人有時徜徉花間池上焚香閱書畫往往竟日因笑謂之曰吾鄰於此三者信骨胎之深根膏肓之篤嗜也天下無有移之者矣我則以太虛為園圃凡宇宙之物物而形色者何一非吾玩好而戀戀為乎然君之三癖吾皆得

而有之。不且以無癖勝君癖耶。鄰友顧曰：吾自愛吾癖，余以是為記其癖焉。鄰友姓汪氏，字立之。

陸師詩并序：戊戌歲，余假汪氏園亭，纂修邑乘，愛其竹木深秀，可以忘暑，坐臥於茲，數月不去。主人以園額請，遂用陶公日涉成趣之句，以名其園。未遂，山林僻幽，尋寄小園，江聲斜帶，郭塔影直，當門抱樹，憎蟬噪，歸巢愛鳥喧，微吟參物理，坐久石欄溫，門掩青苔，逕軒開苦竹叢，疎櫺深，受月密，樹暗交風，今古論誰定。義皇夢可通，寓公隨分足。瓜菓謝村翁。

亭

白沙亭建於唐，不知所在。宋建於江北岸，俄廢。嘉定間，方信孺即沙目真故址再建，今亦不存。

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

滿朝豪士今已盡，却話舊游人不知。白沙亭上逢吾叟，愛客脫衣且沽酒，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事。歡遊洽讌多頒賜，嘗陪夕月竹宮遊。每返溫泉灞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爾來不語今為君，盛時急去良可恨。一身坎壈何足云。張耒艤舟白沙亭下詩：倦客時時醉眼津，亭日日春寒目極傷。春懷抱黃昏，猶倚闌干。

壯觀亭在城北三里北山之巔，宋政和中郡守詹度建。米芾書扁有賦及詩，廢於兵火。紹熙間，郡守吳卓重建，尋又廢。淳熙中，郡守左昌時復新之，得米所親書詩，鑱諸石，書賦於屏。尚書謝諤經此，又得米書壯觀二字，重榜焉。開禧後，葺為荆榛，遂不可復識。

米芾壯觀賦曰：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四顧，慨然而歎曰：壯

哉江山之觀也。開闢曩古，邈矣邈矣。帝德所被，北幽南陲，王功未宣，六合阻異，明翳視其消長，來叛從而間起，去古無章，水濱莫委，此世所悼。晉裂漢髣，披蓁刈莽，且代且盜，豈地具而天設，特資獯而附暴者乎？乃物偶然，而人乘以智巧，爾若夫，真符秉中，萬派朝宗，稽顙納質，不黷兵鋒，版圖入而地合，氛祲擴其天，同遠琛近，賈千里不風，鑑湛一色，折葦可通，其或弱吹砌鱗疾，焱湧山九地，出沒千峰，上攢如嶺，并亘連雲，俱還長鯨，齒巨天，吳腹斑閨，運未至，生民道艱，宜乎曹郎託詞，以按甲怫鬱，而永歎也。吾每登是宇，覽是土，嘗言杲天清，嵐開練布，邀太平君子，引吳醇舞，越女破千歲之長憂，擲森然之萬古，有杞初登，由儀載旅，至甚醉而去也。劉燾壯觀亭記曰：壯觀據江山之會，其左長道也，舟車川陸，盡出眺聽之下，先是敞屋數楹，不蔽風雨，龍

閣詹使君作而新之，雖地因其舊，而審曲面勢，侈基構，隆棟宇，一舉首而眼界所極，無不致焉。規制瓌壯，觀於傍近，斯可以展高懷而紆傑思矣。作始於政和乙未十一月己丑，丙申六月庚戌，落成之使君與客置酒高會，鼓吹作而旌旆揚，傾都士女，巷無居人，咸曰：樂哉吾邦所未嘗有也。嘗試與客指天末之壘，嚟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可以寄萬世之一笑，而付長空之一吁者也。蓋其景物是矣，其實不足為今日道也。前瞻吳山如奔如趨，如倚如扶，嵐光朝除，霽靄夕舒，如機旋而策驅，莫敢趨趨，以向於座隅，下視長江源遠流長，浩漭茫洋，萬舳

千櫓越官吳商飛錢走糧下峽巫湘遊秦入梁如電發而雲翔以集於南疆於是時也重熙累洽萬國一軌年穀薦登民物豐樂不聞兵革之聲不見調發之苦如登春臺若醺醇醴康衢列邸行旅四集以故繁穰百倍疇曩乃得與客共此一亭之樂非太平時而能有此壯觀之實乎哉使君世居是邦尤知民俗利疾下車未幾最課褒出尊書褒封累增階官再進延閣恩綸駢蕃且將繼下邦人惟恐君舍我而去也於是奉使淮部者既相與列上於朝矣而因其再新斯亭又為書其實使君名度字安世始之以奉議郎與先使君扎凡八年守儀徵云政和六年六月記 楊萬里重建壯觀亭記曰儀徵遊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在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州若長城若偃月岡阜靡迤二

千餘里西迎大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天長蓋承平時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文嘗自將十萬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裏皆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緲於烟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訾黃綠耳競奔爭馳而不可繫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隔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暇則徘徊其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於敵氛再葺至紹興辛巳又火於敵氛雨簾雲棟剪為荒烟野草垂三十年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良齊先生謝公過逢相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歸然獨存乃誅草茅乃屬工徒為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檻肇自淳熙十

六年之八月迄來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庫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屬於民。又種萬松以繚其西北。又植藝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物其南谷。儀徵之士民登而樂之。相與謁予記之。且曰。吾侯秩滿將歸天朝。留之不可。惟侯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於葺府庾。繕溝壘。訓兵戎。虞疆場。夙夜殫力以整以備。江海盜斂悉縛。致麾下姦慝跡熄。不敢竊發。年穀荐登。倍徙他境。因治之餘。復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挹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遊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爾淮土。以詔於無止。余曰。諾哉。紹興二年四月記。

米芾壯觀亭詩。扶筇上瑤臺。一笑領清絕。如何夜來風。獨下前村雪。邀賓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干。欲識謝公清興處。

千山萬嶺雪漫漫

扁岫亭在壯觀亭東。發運使張汝賢姪所創。紹興間左昌時再新之。今廢。

汝賢扁岫亭記略曰。儀徵城北有土山。可以舒眺。予姪創亭於山腰。以聚遠景。領略江淮之盛。萬井盤旋。千峰森聳。川光野秀。參陳錯峙。蓋一俛仰之頃。疊嶂累驛。趨戶牖間。殆無遺恨者。一日請名於予。以扁岫命之意。取北山移文所謂扁岫幌云爾。或曰。叢然衆岫。掛於簷前。帝幌張設。誠佳致已。然是可扁乎。矧茲迎鑾舊壤。周世宗昔嘗駐蹕東汭。丹陽則孫仲謀鼎立之所。踞也。西遡瓜步。則魏太武虎噬之所。管也。南挹鍾阜。王氣蔚然。秦巡而厭。晉恃以興。卒建大號於六代者也。迹其英雄遺韻。歷數百年。猶足壯人心骨。而終不能以有之。至若嶺嶠卓鷲。有喬有

復或騫或翔憑虛而覽之形勢宏放氣象蕭爽白浪蒼烟繚繞
晻靄所極蓋已遠矣又奚以扁之哉予應之曰固也子獨未覩
真機之妙爾彼達觀者胸襟宇宙掌握日月恢乎海嶽之大納
於胸中曾不見其纖芥而況目力所及者乎是雖齒莖萬態起
伏踊躍充斥指顧之內以供吾玩好吾周以曠蕩之垣域以從
容之閫牢以談笑之鍵而固以宴息之扁一撫存而有之亦焉
有背馳者乎若夫汨沒於利名之場籠塵樊馳俗駕日不暇給
山顏偃蹇林色駭愕足欲入而無路目欲窺而無門拳然塊石
叢然小邱邈若絕域豈止擯於扁鐻之外乎哉此乃德璋所謝
者也予姪嗣昭志在克家與其母弟嗣昌皆以藝業自奮非隱
遯者然能優裕於此斯可尚已遂併書以記之

沈大椿詩登臨興極未容還拂拭淄塵扁岫間萬事已甘軒鶴

老一身聊擬磧鷗閑灘聲猶帶湘江水野色遙分建業山雅志
未酬歸騎促有情斜日向滄灣倦飛山鳥未能還心在孤雲疊
嶂間大水雄山須遠適好風佳月自幽閒非關謝傅當年事何
似周郎舊日山安得此心成獨往白鷗盟約在江灣

陡遐亭在壯觀亭東北山最高處也今廢

鑑遠亭舊在潮閘西米芾書扁江流鬻岸故址頽圯乾道初張郊
復建於水巷之南復圯淳熙末趙師龍復建於城之西南更名注
日亭慶元中吳洪又建於頽江樓前仍曰鑑遠今廢

○弼注目亭記云真為兩淮要地郡當水陸之衝屬時承平士
大夫經從冠蓋相望視他郡為盛送迎之所有二亭焉在陸曰
壯觀瀕江曰鑑遠賓主適相遇而升降揖遜之禮行乎其間粵
自六飛南巡兩京河朔道阻而未通壯觀亦因是以廢郡之送

往迎來唯鑑遠是存。蓋郡枕大江，介乎金陵南徐之間。其上游則江之東西，湖之南北。又上而荆襄，川陝實取道於是。繇江而下，近而吳越，遠而七閩二廣，亦自是而之焉。一時公卿大夫將天子命，以臨治乎江淮；荆湖川陝之民，或賜環而趨覲，或解組而趨闕。與夫結綬登王畿者，莫不舳舻相銜於鑑遠亭之下。郡太守僚掾從事於送若迎，因亦便而安之。頻年以來，江沙日漲，鄉之中流一變而為葦荻之場。來颿去櫂，無濊泊之地。斯須之敬，幾不容展，可以歎息也已。後儀趙侯師龍臨郡之二年，政平訟理，民安吏畏，郡之百廢次第以舉。唯是送迎之無所未嘗不歉於中，乃因暇日相地江許，輟不急之用，鳩材僦工而為之亭。取杜少陵注目寒江之句而名之。地勢爽塏，軒楹顯敞，賓主周旋之餘，得以縱其所觀。視鑑遠為甚盛。夫道涂之開，治傳舍之

修飾入其境者，得以觀守之能否。今侯報政有成，行且代而朝矣。自常人視茲亭，若可緩者，而侯汲汲然為之。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歎以侯知禮之所寓也。且郡有東園，曩之領使發運者，日與四方士大夫共樂者也。而歐陽文忠公記之。迄今以為盛事。茲亭之作，不惟禮有所寓，士大夫注目於此，又將奮勵激昂，起中流擊楫之興，豈曰共樂而已哉。是宜得老於文學者為侯特書。顧乃以命弼，且不容以荒陋辭。姑序其大槩，云侯字舜臣，官今為朝散郎。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朔記。

天開圖畫亭，舊在西城上。宋淳熙中，郡守姚恪建。後因甃城，亭廢。以其名揭於頰江樓。嘉定間，吳機別建於朝宗門外江濱，揭以舊名。又於其後創水竹喜涼漣漪聞凱轉幽五亭。

○絃記曰：真於淮為亢，舊曰白沙鎮。皇朝乾德二年，置建安軍。

大中祥符六年更今名而州之棟宇宏麗雉堞環矗而二千石治所始雄於他郡後經戎馬侵軼封略歲在辛巳蕩為灰埃前葺後補視舊為簡武經大夫姚公恪來鎮之明年政平訟清盜遁姦伏合境之內無一人敢帶刀佩劍以干其法禁者暇日公領客登城西北隅坐草亭覽江山之勝慨然而歎曰吾其可負此哉因命僚吏賦工庀材增庳為高撤故為新不浹旬而飛甍華榭突焉出乎崇墉之上削之繩如張之翼如塗墍丹雘不侈不陋公將乞名於部使者四明王公迺涓吉觴以落之聯嵐橫浮驚浪迭湧樵歌牧唱聲在杳霽吳檣楚柁相與上下於漂渺瀰漫之中朝形暮態隱見萬變日廣心遠疑若蓬萊瀛洲乘虛駕紆與仙人羨門偕來也王公因取山谷之詩榜之以天開圖畫然後地隨人勝而江山無遁情矣公走書至楚屬紘以記顯

未紘未獲幅巾杖履從公拾級以上茲亭其何以為辭公試為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遊幸之遺迹可鑒者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者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斷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圖之恨今尚可償乎公嘗三為邊郡守皆以治最聞今真之政又能撫民訓戎蓄財備械寤寐江山之險感今懷古以不忘尅復之大計把酒撫劍寸心耿耿則斯亭之作興寄高遠豈直為一時遊觀之適而已哉復於公公曰此吾志也遂書之淳熙十三年秋八月記

王正已詩并序伯愿使君築亭子城西北隅盡得江山之勝乞名於四明王正已因誦山谷天開圖畫即江山之句遂以名亭又為賦此詩夜來殘暑鑿西風秋聲撼撼先井桐纖雲四卷天

開容一碧萬里磨青銅使君退食新涼逢厭看凝寢江雲濃領
客欲送孤飛鴻城隅高亭濕青紅曠野四望開心胸前瞻江山
勝而雄瑠璃波光群玉峰水墨正爾難爲工天開地闢今古中
此景自若無初終天豈爲我施新功我心得之眼相從收入几
席無遺踪錦囊得助防詩窮向來神秀造化鍾李成郭熙將無
同強名圖畫託天公撫掌一笑浮金鐘吳機詩并序儀徵土
城西北隅舊有亭名天開圖畫蓋取山谷詩句其地對江山遠
在隱約間名固不稱城旣甃亭亦毀續又建樓江干始楠頰江
復仍此名然所覩亦未得其全者樓亦尋廢今漕司於城東築
樓一大江浩渺衆山森列軒豁萬狀心開目明信乎擅鑿城之
勝槩發山谷之英華者實稱此名復以榜樓因率僚佐落而成
之賦詩以紀顛末天造地設非一端諸公試爲倚闌干四時不

改江山秀萬象無窮宇宙寬古往今來還復舊風清月白不勝
寒長淮幸遇豐登歲得與斯民奠枕安天祐長淮歲屢豐熙熙
還與舊時同月逢元夕清光滿人在春風和氣中自有儀徵無
此景一新圖畫是誰功與民共樂拚沉醉蚤覺衰顏借酒紅
又五亭詩水竹亭云一泓清水數竿竹消得詩人爲品題令我
公餘無俗事不妨領客暫提攜喜涼亭云小亭新築藕花邊爲
愛陂塘五月天最好一番風雨過瓊枝無數落清泉漣漪亭云
回環流水漾晴波一葉扁舟逸興多寄語遊人恣觀覽豐年相
與樂中和聞凱亭云調發今年迴不同折衝果在笑談中若非
制閫規模定安得兼全戰守功轉幽亭云從容得樂興無涯地
轉清幽亦可佳須信居塵塵不染竹風飄拂爽人懷呂夔訪
天開圖畫樓志感詩日色亭亭上碧波鳥聲無數立風柯嚴城

邏火催更急。寓客蠻音散集多。地著春痕迷遠渚。江分夜瀝動明河。扁舟訪古成悲愴。誰遣容顏為酒醞。

恩普亭在小南門外寶慶間上官渙西建

望江亭在縣南五里後更曰萬山

彭汝礪有詩今失傳

臺

賦詩臺在城子山舊志云魏主丕臨江觀兵立馬賦詩築臺而還一名東巡臺

丕詩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元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人兵。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有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

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堂

讀書堂在橫山西梁昭明太子嘗讀書於此唐咸通中僧神堅以堂為太子院今廢宋州城南又有昭明祠今亦廢

樓

揚子江樓唐置轉運使時所建

孫逖詩揚子何年邑。雄樓作楚關。江連二妃渚。雲近八公山。驛道青楓外。人烟綠嶼間。晚來潮正滿。數處落帆還。

烟雨奇觀樓吳機建取葉石林半空烟雨之句以名

吳機詩此景儀徵亦有年。何人管領向樓前。江淮自昔雖南北。烟雨從來肯變遷。萬里孤帆遺恨在。半空佳句至今傳。諸公欲會當時意。且對滄波汎酒船。

頰江樓慶元間郡守吳洪因揚子江樓圯廢改建於鑑遠亭北易此名開禧丙寅火嘉定中郡守豐有俊再建易名江淮偉觀運判王大昌書扁

中和樓在朝宗門外嘉定中知州吳機建其下列屋五十楹南望大江北瞰運河其南榜曰漲淶北枕河作水閣曰吸川

舊志又有橫江樓在城外拂雲樓在潮閘西知州張頌移建都酒務側西樓在寧江橋南皆宋時所建今俱廢

張架閣江樓今失其處

高啓詩并序淮南張架閣舊有樓在鑿江上經兵燹已廢與余會吳中乞追賦之秋風嘗歌遠遊篇樓中舉手招飛仙山奔海瀉盡供覽逸興每出孤鴻前雕闌一別應非昨幾度淮南桂花落酒酣却作望鄉人那得東歸似黃鶴風景如今總厭看客愁

何處更憑欄欲問日邊知遠近浮雲回首蔽長安

閣

澄瀾閣在北山上

陸游入蜀記云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遍游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

江深閣在沙漫洲東不知何人所創今廢

紀映鍾詩江上江深閣花開客買漿雲根行入水竹色坐過牆選樹遲明月看人散夕陽乘春宜卜夜斗酒十千量王士正詩禿鬢先生六百年波光不改舊山川自憐五載真州客初試

東坡慧日泉

青蓮閣李祝讀書處

湯顯祖記略曰李青蓮居士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

在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騫伯先生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為汝子覺而季宣生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騷雅千篇殆欲上口弱冠為文章雲霞風霆揮藻神飛遂拜賢書公車數上尊人惜之命筮仕授山東濟陽長三年大著良聲然而雅歌徒咏俠氣猶厲處世同於海鳥在俗驚其神駿遂乃慨然出神武門登泰山吳觀而大笑曰使吾一飲揚子中冷水何必三周華不注耶歸而從大公群從騷牢夷猶乎江臯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頽如也其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滉几席欣然久之立層閣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暇則括集授梓諸作鏗激漢魏三唐矣然季宣為人偉朗橫絕喜賓客而真州故天下之軸四方遊人過江不見李季宣色沮神澳以是季宣與天下士過

從相與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臨北固為褰裳蹈海之談遊者莫不眙眙相視歎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宣笑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所遇之天下有不同耳唐人愛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可以共浴華清從升廣寒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得一中縣而洽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在此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為青蓮閣記

屠隆寄李季宣詩未成握手恨飛翻寶馬曾經一到門神物合來應有數征夫欲去黯無言高樓紫陌紅絲暖大扁黃河細浪喧不接聲音能望氣定依芳草夢王孫

儀徵志卷第十六

儀徵志卷第十七

名蹟志中 宅 墓

宅

唐張參軍宅張南史寓居今無考

郎士元贈張南史詩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
花不棄貧蟲聲黏戶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賣祭酒宅竇常寓居今無考

舊志云常登第後隱居白沙築室種樹

宋孫學士宅孫錫居也有歸來亭

王安石題歸來亭詩彭澤陶潛歸去來素風千歲出塵埃明時
雋老心無累故里高門子有才更作園林負城郭常留花月映
樓臺却尋五柳先生傳柴水區區但可哀

吳丞相第在城內少宰吳敏居也舊有坊曰宰相今廢
薛教授宅在義井坊薛洪之居有靖軒

豐有俊詩并序郡士薛洪家熟在義井坊權貨衙北有俊改除
淮東提舉未幾復改知廬州過儀徵維舟江岸因訪偶題小船
行艫過靖軒衾綢帷楮思悠然如何打疊江湖志甘守陳編隱几
眠

王侍禁宅在江滸侍禁名輅

張舜民題壁詩怪底臨江有竹籬便將江水當為池心隨鷗鳥
浮沈去眼看風波起滅時我有訂齋新作記人傳畫舫舊題詩
君恩幾許生歸北與我聞人把釣絲

吳迪功宅吳志興之居今不知所在

郡守方信孺詩世上興亡與是非從來元不到山扉汗池便有

江湖意叢篠寧知霜雪威老禪瓦盆同一醉弟兄雲路盡齊飛
自慚老守無風化空對茗堯晚未歸

呂榮公寓宅舊志云呂希哲晚居真陽間十餘年

東萊詩話云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真州船塢晁以道
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老不竹
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
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疎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
不窮愁聊為筆墨娛掩卷長太息曷不巖廊與却慚小人計不
當君子居可恨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捩柁驚北客別去敢踟躕
回首望丹穴涕泣日連如張榘曰按東萊公者榮公子好問
非伯恭也伯恭於好問為孫宋史好問傳但云好問為揚州儀
曹不言其官於真豈其監船塢而然傳略其履歷乎不然或儀

曹即真之官乎俟考

仇梓州宅仇著寓居有至樂堂

舊志云著建至樂堂子博年十三自撰堂記東坡見而賞之拊其背曰後生可畏

孫處士宅孫侔之居蘇軾贈詩有卜築江淮計已成之句

元李謙甫宅在城西南結草為廬名曰復菴

吳澄復菴記曰與物相刃相刺終身役役而不知所歸此漆園達士之所嗤也李君謙甫仕於天下一統之初相諸侯相方伯職修事治清謹慈惠聞於當路將薦而陞之乃年甫五十遽老於儀徵卜城西南十五里結草為菴名之曰復每歲春夏秋居之而視耕耨斂穫事勤則書倦則枕暇則賓友共壺觴徜徉花卉竹樹之間望江中帆檣往來上下梭織交錯絡繹不絕江外

羣峰森聳蒼翠陰晴朝夕變化萬狀而巖立不改與田夫野叟爭席欣然相忘蓋有晉淵明之風焉噫昔之人未嘗不欲仕而可以仕則仕彼往而不復者不計其可蕩風波衝豺狗驚悸喘汗而行不休其終竟何成哉而其甚也父子兄弟潛然凄然相視而歎追憶東門之犬華亭之鶴是時雖欲復其可得耶余惡乎不取吾李君之善復也淵明幡然賦歸以行迷未遠自幸時亦艾而未耆舉世滔滔汨汨熙熙攘攘而見斯人其不謂之獨復不遠復者乎噫古今人所值所志不皆一一同若吾李君之復則於古人殆幾矣君河北安平人也或曰去官不復其土而僑寄他鄉復其未耶是不然復也者於其義不於其地聲利權勢之途復者有幾惟隨所在而安者其能也必於懷居則與迷而不復者等耳而君豈為是哉余嘗與友人元復初計所知曰

安分而無忤平心而無愧子之婦翁與翁謂君也 張槩曰按
記不言謙甫仕為何官但曰相諸侯方伯似亦臺省幕職爾
馬仲溫宅在城北居南有池藝以蓮作遠清堂對之仲溫河北人
寓此教其二子

吳澄遠清堂記略曰子周子說蓮擬於君子而狀其德曰不染
不妖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遠而益清如此河北馬仲溫寓儀
徵其居面城城之北居之南大池方廣百步池中蓮萬本盛夏
花開南薰徐至香氣彌天作堂闕池以翕受之名之曰遠清夫
蓮之中通外直本也不枝不蔓不妖不染餘也香遠宜清餘之
餘也昔之人託物以自况後之人因物而尚友有其本斯有其
餘矣中通外直周子所謂靜而明通動而公溥是也程公伯溫
命二子受學周子而得其傳今仲溫純謹長厚教其二子將俾

之學聖學其志可嘉已果能師周子而有得本立於已餘聞於
人則遠而益清可同乎君子之蓮而世俗所稱之蘭桂又何足
羨哉

明范氏義門洪武初四世百口同居

翰林編修張以寧詩澆風久矣變淳源范氏猶稱古義門四世
於今千指盛百年似爾幾家存棠華韡韡宜兄弟竹笋攢攢長
子孫故里相從何日遂秋風江上戰塵昏

單尚書第在城中單家橋北兵部尚書單安仁居也

嘉靖志云子姓零替今無存者聞之老人言數十年前猶有一
門敬焉今滅其跡

黃司馬第在城南三堰之西兵部侍郎黃瓚居也門有司馬坊進
為虛受堂心遠堂右為靜觀樓後為靜樂軒

蔣山卿靜樂軒詩江臯從卜築蕭然避塵喧寂寥成獨往恬澹
資營神卓犖觀今古披雲臥前軒衆山遙當戶流波奔迴門佳
木鬱葱蒨荷芰輕翩翩鳴鳥懷好音何必絲竹繁興來泳方舟
懽至命綠尊結念撰芳景相對已忘言去矣崇所尚未與俗士
論

柳太守宅嘉興知府柳琰所居在厰前街有雍睦堂琰曾祖仲得
所名舊在新城尋遷居此

祭酒陳敬宗雍睦堂記略曰鑿江柳氏仲得恒念貽謀燕翼之
道唯在雍睦因以雍睦名堂雍和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睦順也禮曰兄弟睦家之肥也夫欲兄弟和而致家道之肥仲
得之垂訓子孫為後世慮也深矣彼夫兄曰然弟曰不然弟曰
可兄曰不可者不順也不順則不和不和則不親不親則恃理
亂常不祥莫大焉若柳氏自六一公至今四世皆不異食此雍
睦之功也使其子孫克成厥終皆能繼其遺訓則接美於江州
之陳不難矣世澤之遠其可量也哉

王正郎宅在法雲街東刑部郎中王大化所居前為茂禎堂後為
晚逸堂方伯邵銳倫以訓有記

童承敘晚逸堂詩解綬歸來鬢髮蒼清江常繞白茅堂雲中曾
放仙人舄天上遙分漢署香拄杖青山覓紫綈閉門白日見羲
皇桑榆莫謂渾無事澆酒彈碁取次忙

蔣大叅宅在城外三堰後左叅政蔣山卿居也有大雅堂嘉遜堂
林州守宅在城內小市口林之翰居也母陳守節詔旌貞節之門

墓

顏王墓在縣西五里地名顏王村

舊志云墓前有碣字畫磨滅今碣亦不存世代莫可考墓亦為人盜發

宋屯田員外郎柳耆卿墓舊志云在縣西七里山下近胥浦橋今失所在

按王士正分甘餘話云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則是葬於真州非潤州也余少在維揚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今仙人掌儀徵無此地名不知其何所據也

水邱先生墓在北山壯觀亭西

舊志云水邱善醫史失其名

戶部侍郎楊汲墓在陳公塘上舊志云有賜田在塘下

宋史本傳楊汲字潛古晉江人登進士歷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為良田神宗嘉之賜田千畝歷大理卿遷刑戶二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後復為戶部侍郎卒於真遂葬焉

禮部侍郎王琪墓未詳所在

宋史本傳王琪字君玉珪從弟也起進士歷江都主簿累官淮南轉運使知揚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葬真州詔發真揚卒護其窆漁隱叢話謂晏元獻過維揚憩大明寺使侍史誦壁間書板戒勿言姓名至琪詩始有取焉是時琪尚為簿遂召至同飯偕遊池上因論曾作晚春詩如無可奈何花落去彌年未得對句琪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遂用以足之

屯田郎中沈玉墓。玉子播播夫人元氏播子國子直講季長墓。祔在北山。

王安石沈播墓表云。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婚。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辯其曲直。而卒使之感悟。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生事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

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常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子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唐。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仕唐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又歷四世。至大宋。而玉以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伯莊。季長。叔通。次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

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誼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曾鞏元氏墓誌銘云夫人姓元氏錢塘人祖諱德昭事吳越國王錢氏宋興贈太保考諱好文尚書比部員外郎贈某官嫁吳興沈氏其舅為尚書屯田郎中諱某其夫為池州貴池縣主簿諱播夫人在父母家內外上下親疎長幼皆宜之年十有七而嫁既嫁如在父母家時貴池君早世無兄弟太夫人春秋高諸子尚幼夫人年三十餘於羈旅單獨之中闔門事姑能盡其孝教養諸子至其後皆為成材能世其先人方其憂戚艱阨之時人恐其不能堪夫人既奮勵經理以保有其家又退能自安不亂其志是人之所難而其後世之不可以無述者也夫人年七十以治平二年某月某日卒葬真州揚子縣北山之原貴池君於先人為同年友而諸子又與余遊故為銘銘曰元

簡括有則

出於危於東得姓有保有郎重世之盛允淑夫人集享榮慶來嬪沈宗作德維令處平不盈在險能正姑曰微婦余老誰據子曰微母余幼誰怙自振單弱卒持艱急老肆而安幼強以立實保沈宗自替而昌有烈如此何媿烝嘗後世原美孰可無述刻辭幽宮庶幾不沒

龍圖閣待制沈銖兵部侍郎沈錫墓在黃池西山今城西十五里宋史本傳沈銖字子平季長子少從母舅王安石學舉進士高第任國子直講改審官主簿坐虞著事免歸被罪者爭自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崇政殿說書 沈錫字子昭季長子以王安禮任為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為議司檢討蔡京方詮次元符上書人欲差以罪錫曰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勵俗之道京不從除衛

尉丞遷祠部員外郎知婺州入為左司員外郎進太常少卿
兵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貶
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於
朝由是他郡繫者皆釋歷知海泰汝寧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
卒贈宣奉大夫

尚書主客郎中王貫之墓在銅山夫人張氏子師錫墓附

王安石墓誌銘略云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
曾大考及考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弟稱於鄉里
既壯起進士為漢州軍事推官以舉遷大理寺丞知大名縣就
除通判忻州又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侵公公不為校以
禮示之而嗣宗訕服事無不聽公所為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
政皆由嗣宗以出一府遂治士以此稱公為長者時同進有嘗

陵公者為公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
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
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
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為獄務
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為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修之利田至萬九
十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是時丁謂為宰相
以二人屬公不聽欲傷公久之絀監池州酒稅會今上即位
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
用而公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
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墊
乃改卜合葬於真州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某為
殿中丞某為進士而公贈官至右諫議大夫安石公之兄孫也

受命於叔父而為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歿，叔父齒尚少故也。嗚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安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字子恭寬，在室而亨。嶷嶷之節，因時乃發。曰黜子咎，匪仇子邊。避善不名，亦不墮聞。宣銘斯墓，維以長存。又師錫墓誌銘云：孔子論孝，固有等矣。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門至於士一也。予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致孝於母，憂悲愉樂，惟母是依。而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者，皆聚以歸。雖其勞窘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不幸蚤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未得祿。

賜以寬一日之養焉。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未有過古之中制。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蓋以叔父自為由外至者，吾無意也。自君子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葬以治平四年，祔於真州皇考諫議公之兆。銘曰：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尚書司封郎中孫錫墓在懷民鄉北原，今縣西四里六都子翰林學士洙墓祔。

王安石為錫墓誌與傳同，不錄錄其銘。銘曰：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為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趨承，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祗慰其孝思。用此銘詩。張榘曰：洙墓李清臣有志銘在淇水集，二墓今皆不可識。

右領軍衛將軍王乙墓在蜀岡

王安石墓誌銘略云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考諱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秘閣天子下其問驗以為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閣門祇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嘉祐二年葬於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君彊記博聞剛毅而聰明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為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種言楚州可去堰為楸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君懷古入趨赴功業之意而起貧賤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鳴

呼甚可悲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言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為進士余嘗為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強能吾羸吾與之為伉羸者惴惴吾與之為讓卒羸於強以空於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轉運判官劉牧墓在蜀岡

王安石墓誌銘略云治平元年五月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葬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狀來求銘噫予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君諱牧字先之衢州西安人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喜曰此吾師也文正公亦數勉以學君論

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文正公知任以事歲終將
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及安
撫河東舉君可治劇遷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
石介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改大理寺丞知館陶縣逐盜
刺義勇畱守稱其能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
州時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為
亂請君撫視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君乃之
建州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又通判廬州奏事皆聽人
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
路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為具士三男曰
洙沂汶為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初君為范富二公所
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邇流

落幾老乃稍出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
恨惜銘曰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
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真州司法參軍杜渙墓在城北

王安石墓誌銘云真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
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尚穉自將以下合貨財以葬於北城
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
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曆六年進士臨
川王某銘其墓焉銘曰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於南遂宅以
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翼翼而才願而隱其生可懷死矣皆
傷江之北垣南墓是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
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江淮發運使許元墓在甘露鄉蜀岡

歐陽修墓誌銘略云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城人也世以孝謹稱鄉里以父任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會歲大旱公請借練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溉田萬餘頃歲以大豐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為江淮兩浙湖發運判官不數月京師足食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乞代請至八九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月日卒於家年六十九

子男二人長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揚子縣甘露鄉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其墓并為之銘曰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盛壯兮力則先衰行著於家而勞施於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平墓在城北十五里甘露鄉

王安石墓誌銘略云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拾天下異能之士陝西大師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薦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

文章曲巧
隨情致感
淋漓即大
孝不能令人
百世不厭

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
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能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
己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
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知謀功名
之士窺世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
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
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
九以嘉祐某年月日葬揚子縣甘露鄉某原夫人李氏子男瓌
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五人銘曰有拔
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少宰吳敏墓在北山

舊志云宋制兩府得以已貲創建寺宇奉祠守墓吳敏建北山
崇因永慶禪寺請為功德院今莫知封樹所在而寺故存想亦
去寺不遠

朝奉大夫邱嵩墓在甘露鄉七里店

舊志云嵩以朝奉大夫提點淮南刑獄兼知滁州歿於滁移葬
於此地名七里店酒牌堽南其曾孫采監押真州紹興間郭仲
威侵境率兵迎敵力戰而歿祔葬焉嵩四世孫武節大夫侍衛
馬步軍司統制邱進墓在陳公塘東北

太常博士吳祥墓在蜀岡

祥事見列傳曾鞏墓碣銘略云入其門內尊安其卑卑慕其尊
一時皆稱之又母太君之喪祥致哀過人又言祥平居恂恂不
與犯者校及其自守人亦不能移也此皆傳所未及用可知祥
之貧不能葬非矯廉者其得鞏文則以祥妻朱氏蓋鞏姨也祥

有女嫁亳州觀察推官張天經祥既葬子為碣於墓而與天經來乞銘於鞏銘曰維吳先君太王之嫡聖禪圖民於東竄跡其後孔蕃以國為氏君紹厥宗其德則類儉著於家勤著於身不苟於贏卒死於貧維時之人命士大夫縞冠素蓋爭利於塗曾不君慕顧或笑之非彼可議維世足歛較於銘章君有則多以遺其孥非厚如何

朝議郎張汝賢墓在陳公塘西原

舊志云汝賢提點淮東刑獄公事黃公隱銘米芾書刻今不存朝議大夫石丕墓在石家山

舊志云丕嘗於江淮間卜葬晚得地於揚子縣甘露鄉石家山乃歎曰吾閩人也而此有石家山豈偶然哉遂葬二夫人於其旁而虛其中比卒諸子遵治命以葬

左班殿直袁康墓未詳所在

王令墓誌銘略云君既退居令始與君子遊後七年而君卒前葬之三月君之子謁令以銘令為次其行事而銘君諱康家世懷寧仕於淮南發運司積十五年而得三班借職監瓜洲堰遷三班殿直遂占籍為揚子人家伊婁河上其地蓋君嘗官而樂之也君為人寬和其御事平廉其泣家整約其教子修謹有子二人翼軫故與令遊者也銘曰地阜而隆曲宛而窪中卜以宜君宮歲月既諏日時孔良洵永且祥君安歸矣不騫不圯以祉其孫子

處士征集墓未詳所在

王安石墓表略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寓於醫徐君寓於第兩人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

為征君墓誌
以杜徐二人陪
從未雖清粹
姓氏妙

徐雖杜徐妙

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
恂恂恭謹樂賑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
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其如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懽而
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月日終於家年
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一國之善士必
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之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而樂為好
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為書以遺之使鑿諸墓上
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經略使杜杞尚書郎杜植墓在花家山

舊志云杜植善吟咏以文學知名用祖鎬蔭累官監司尚書駕
部員外郎終少府監 杜杞強敏有才由祖鎬蔭補官將作監
主簿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以萬計累遷尚書虞

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殺知宜州王世寧朝議出兵
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請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外
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慶曆初盜
起京西焚光化軍逐守吏上問誰可任者宰相言杞可用乃授
京西轉運按察使數月賊平明年廣西蠻區希範誘白崖山蠻
蒙趕反破環州諸處嶺外騷然宰相又言杞守橫時事宜知蠻
利害驛召入對稱旨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行次真州
先遣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乃勒兵乘其
怠急擊之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砦及五洞盡焚其積聚斬首
百餘級復環州希範窮迫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惡
其因敗而來慮後之且復動也將先威以立信乃慨然為計擊
牛羊為曼陀羅酒大會環州伏兵發即坐中生致六百餘人但

釋其脅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餘悉誅之後三日兵破荔波洞擒希範至并醢以賜諸溪洞於是群蠻懾伏威暢南海御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遷兩浙轉運使築錢塘隄以除海患明年徙河北召見奏事賜金紫服是年夏即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為行賞時酋首率衆千餘人內附夏人以兵索之而劫邊戶掠牛馬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杞博覽兼通陰陽數術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至皇祐一年果卒天子震悼賻恤其家仍官其子焘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護軍杞有文集奏議行世其治邊有方條夏人不敢復動

秘書丞張某墓未詳所在

王安石墓誌銘云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棄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為篇章日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為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邱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秘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於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為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即師軻余與君相好

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為銘曰嗚呼張公兮韓矣其光其先蜀產
兮後葬於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元江東宣慰使珊竹介墓在蜀岡義城里

集賢院學士姚燧神道碑銘略云珊竹氏系自圖魯華察以豪
傑驍果服其部族名為拔突生烏也而以開國功官金紫光祿
大夫北京兵馬都元帥生撤里妣夫人張教之讀書世金紫為
北京等路都達魯花赤留後強諸侯恃齊險反大帝禦之罷諸
侯之世其土者官昭勇移河間等路總管兼諸軍奧魯管內勸
農事生公諱拔不忽幼師李康伯成童入侍裕宗東宮一日賜
問占對當旨令歸卒業時故翰林學士周方參北京宣撫司議
公遊其門命之更名曰介字仲清中統間歷同知北京轉運司
兼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使改江北淮東提刑按察使召入

為刑曹尚書復出為江東宣慰使以目病去家真揚間嘗延教
授張須監丞吳澄為諸子師朝夕聞其誦說遂知義理之學而
篤行之修之於家事親盡其孝友諸弟以愛輯姻里以睦至大
之元冬十月日疾作憑几諸子跪受其言遂絕明日復蘇則置
酒高會以勞言者又二年疾復作先自為兆於蜀岡營葬如朱
子家禮徐麾夫人環侍者出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卒定
蜀岡義城里前夫人真定總管史楮女生三子今夫人利州節
使任望女喪公即墳結廬鑿井樹松晨夕號奠其間曰非君姑
在堂用生何為若欲與同穴者聞者悲焉生一子孫男八人明
年詔使翰林待制元明善還京師持諸公子書與事狀勾述墓
碑燧以四十年交舊誼不可以衰謝拒因概而言眾所甚惜公
不疾廢席其先德積是二十年疆場廟堂出入將相遏亂略以

儀禮志卷十一
致隆平之治為時名臣若有不難為者而遽已哉銘曰觀人之
道不於其通而於其窮始卒概公其通如何尚論其世源遠末
分天宗之自公祖裔孫華曹之承從我聖武金源是膺畧地於
營於焉開國傳甫一世於瀛以沒公其孫子治賦長民與夫持
憲在在有聞何天窮之俾畫作夜歸休於家不自逸暇孰為善
士我禮以延俾橫遺經聖謨日宣匪資口耳責以身履俛勉周
旋動必循禮天實窮之通不在人人定勝天此語益真素位而
行忘憂以樂古之先民處變不怍顧言琅琅即死所藏魂無不
之何必舊鄉垂絕不亂足徵學力詩刊蜀岡來者是式 按是
碑趙吳興書今在墓前俗名其山為石碑山

東平路教授張璽墓在蜀岡三城里

吳澄墓碣銘略云君蜀人也姓張氏諱璽字達善祖汝舟郎貢

進士父瀛迪功郎高浙生君始四歲見真西山日為奇童長師
金華王魯齋柏以薦歷官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赴歸於儀徵依
江東宣慰使珊竹公以處年六十七以疾終大德壬寅六月葬
以前配馮氏祔再配黎氏生女二人長延季通詩書大義嫁門
人保定王元至元丁亥余識君於建康其後余客東淮又與君
所交所教者遊故知君為深至大辛亥王元求文表君墓嗚呼
講明朱子之學使人人聞風敬慕能如君者鮮矣而不獲於時
又無嗣僅有女傳業疇不為君惜况知君之深者乎於是敘次
其事而繫之以銘其辭曰煌煌陳編茫茫緒言彌演彌繹波滔
蔓延孰得其珠孰買其匱維估是呻奚告非瀆曰若古師泯焉
夸毗孰為省之孰令領之猗達善父蘊茹今古馳霆訇豐壘
音吐鸞翔鳳翥金玉師傳爰著斯嘉耀於荒阡

儀徵志卷第十七

儀徵志卷第十七

其

